

缙乡风物

前童的铜锣文化

●童遵森

铜锣，属民间乐器中的一种，很形象地被称为响器。它一个较明显的特点是，用专用的棒槌随手一敲，便发出“咣”的一声脆响，然后，其音绵长，不会即刻消逝，颇有“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”的意味。铜锣在农村并不鲜见，几乎村村寨寨都有，出嫁娶亲得用它，出殡丧葬得用它，建房上梁也得用它，而宗族的祭祀活动，更是少不了它。

然而，与其他地方相比，前童的铜锣，除了它的普遍性外，却还别具特点与内涵。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概率，也是别的村子无法比拟的。

一、元宵行会的铜锣最具特色

最能体现前童铜锣文化内涵的，首属前童一年一度的正月十四行会了。明正德年间，先祖童濠公率领族人，开渠道，筑水坝，历尽艰辛，从五里之外的白溪引水灌溉农田，且把水渠修进村里，一条条环绕成网，几乎家家门前都有淙淙流水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小桥流水”景观。为了感念童濠公的引水功绩，也为庆祝引水之后的丰收年景，后人便以鼓亭、抬阁等形式进行集会巡游，并最终演变为闻名遐迩的元宵行会。

在行会之前，必先在村里敲响铜锣，以宣告元宵行会行将开始——其实也是一种前奏。具体是在正月初十开始，其人数，则按规定由各房族指派。而每天铜锣的数量，呈翻倍递进，且以担计算，即用一根扁担挑着两面大锣为一担。挑担者敲前面的锣，后面的锣，则由另一人敲打。第一天是四担，第二天为八担，如此到正月十三，便剧增至四十八担。之所以最终定为这个数，是因为“四”与“八”是个吉利数字，其中既有希冀四季平安的意思，也有祈盼世子子孙大发的寓意。而锣的大小，也不一而足，有直径一米的，也有一米二十的，是为特大锣，其声音深沉、雄浑，特别有震撼力。由于其重量实在太沉，所以，就由两人抬着。直径六七十厘米的，则最为普遍，响声脆亮亮的，非常悦耳；也有直径四五十厘米的小锣，这音色呢，便有如童嗓予，较为尖细，轻飘飘的，却也别有韵味。每天午后开始，敲锣的人按事先固定路线走街串巷，尽职尽责，不会肆意抄捷径，更不会敲得疲塌塌、软绵绵的，无不精神亢奋，挥臂有力。特别是最后这天，铜锣与敲锣人数增至最大值后，想想吧，那是一种什么场面与气势！九十六面大小不一的铜锣，近一百来人，有序地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，每人都极为神圣庄严地、郑重其事地敲打着面前的铜锣，“当当、咣当”、“咣咣、咣咣”、“当当、当当”，不同的锣声互相交织在一起，颇似气势宏大的交响乐，既彰显漫漫古风，悠悠古韵，且震耳欲聋，响彻村子上空，也回荡在村里的大街小巷、角角落落，所到之处，村人无不有一种喜庆与兴奋感。

在旧时，前童人把元宵行会的敲铜锣，叫做“咣铜龙”。或许，这只是一名叫别了音的口头语，世代沿袭，习以为常。然而，被誉为前童族史活字典的童富铎老人，却并不以为然。他侃侃而谈，条分缕析，剖析其中深刻的文化意蕴。他说由一百来人与九十六面铜锣组成的队伍，便俨然一条长长的“铜龙”；而在众人齐齐地敲打下，铜龙发出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嘶鸣，一路上，一边缓缓地游动，一边威武地嘶叫着，活灵活现、真切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瞧着这罕见的情景，谁都不会免于由衷赞叹，这真可谓天下第一铜龙！童富铎老人鞭辟入里的分析，没有半点牵强附会的意味，令你心悦诚服。

二、日常之中的锣声各具特点

事实上，前童的铜锣能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，不仅仅限于元宵行会，凭此是很不够的。如开头所提，前童人在铜锣的应用上，是很广泛而普遍的，而它所起的特殊作用，也是无可替代的。

除了婚丧喜事、祭祀这些普通的活动外，概括起来，前童的铜锣最起码还有另三种功能。首先，它能起到凝聚民心、激励精神的作用。譬如发生火灾，以前没有什么警报器，再说，也不像上百户，或者几百户的小村庄，只要有火情，马上便一目了然。前童是个有名的大村庄，在清末民初，就有上千户人家，方圆范围足足有一平方公里之多，哪儿起了火，远处的人们根本无法发现，不能在第一时间赶来救火。由于这现实的情况，铜锣便发挥了独特的功用。村里历来就有专门的敲锣人员，哪儿一旦发生火灾，便立即通知他，然后，他一边小跑，一边敲响铜锣，高喊着某某处着火啦，大家赶快去扑救啊……而这锣声节奏，就像狂风暴雨般咣咣咣咣地急促而连续不断。人们只要一听到这锣声，即便敲锣人不用喊，就知道这是火灾警报，它就像古战场的鼓角，现代战争中的冲锋号，让人血脉贲张，激情勃发，毫不犹豫地扑向火场。

另如久下暴雨，溪水猛涨，前童筑在白溪岸边的拦洪大坝——黄沙坝，就会岌岌可

危，如若大坝一旦坍塌，这洪水就会如猛兽般直扑前童，无情地吞噬生命财产。这样的严重灾情，在前童的历史上，已是多次发生过。所以，前童人视黄沙大坝为生命线，只要连日下起大雨，精神上就会高度紧张。往往在这个时候，前童的铜锣就会及时敲响。它虽不像火灾警报这么火急火燎，急促不断，但其节奏，也可谓是声声催人急，有一种急迫感。敲锣人拉起长腔喊着，黄沙坝有危险喽，大家赶快去防洪喽。人们闻声后，哪怕是半夜三更，都会立即自觉行动起来，带上抗洪的工具与物资，赶往黄沙坝全力以赴地坚守着。

其次是，把它作为传递讯息的工具，并发挥其宣传功能。在建国初期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，且往往要进行大力宣传。比如搞爱国卫生、扫盲学文化、防火防盗，学习新婚姻法等等。为配合搞好这些工作，这铜锣就不可或缺了。敲锣者边敲边喊事先拟定的口号，每条小巷都不漏过，且必定是连续多天不间断，直到家喻户晓，深入人心。就是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这传统的敲锣形式仍然在沿袭，比如通知上环的妇女，到镇卫生院进行透环啦，小孩开始打防疫针啦，什么时候选举村民委员会啦等等。确实，这铜锣一响，比每家每户另行通知要方便多了。而上述的这些锣声，也往往是咣、咣、咣地不紧不慢，平和而悠扬。

再是，当村里某人丢了一头猪，一只羊，或者一头牛，甚至是走丢了小孩，都会用敲铜锣的方式来寻找。敲锣者在村里的大街小巷转着，喊着，如若丢了猪的，会喊，我家跑了一只猪，如有谁看见，请告知我一声，一定好好感谢。当然，还得把猪的大小，长什么模样都说清楚。而这样的锣声，就另有一番韵味了，它会咣——咣——咣——响得很缓慢，几乎是待这一下的余音快没了，再敲一下，就这么循环往复。人们一听到这锣声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当然喽，在前童的历史上，还有很多不同内容的锣声，有的可归属于铜锣文化范畴，有些则不然。比如，就在上世纪的“文革”时期，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，一些别有用心造的反派头头，利用手中权力，也曾到村庄里敲响急遽的锣声，一会儿要扫“四旧”，把许多宝贵的文物毁于一旦；一会儿揪斗“走资派”，把老干部作为人民的敌人；一会儿呢，又挑动群众斗群众，搞得一片乌烟瘴气。其实，简明地说，“文化”一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，能被赋予文化称谓的，一定具有它的正统性、纯洁性，以及完美感，从而也是崇高而神圣的，否则，那就是对它的严重亵渎。故此，这个时期的锣声，可谓给前童的铜锣文化，沾染了无可挽回的污点，这是非常遗憾的事。

三、前童铜锣文化的起源与延续

前童人为何如此热衷于铜锣文化，与其结下不解之缘？这似乎是个有趣的话题。这儿有一个传说，前童的始祖是个卖铜锣的生意人，来自黄岩。那天，他经过塔山与鹿山之间一个叫上堰坎头的地方，因天气严寒，便拾了一些枯柴，在坎脚烧火取暖。过后，为防止残火复燃蔓延，便盖上了一些泥土。待他卖了铜锣回来时，却发现其火仍未熄灭，好生惊奇，顿感这是个风水宝地，便迁徙此地。当然，传说不可当真，但至少说明前童人与铜锣，似乎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不可分离的生命整体。

事实上，前童的铜锣文化是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。从传统的观念来说，那就是在前童前面石镜山的半山腰上，有一面硕大的石镜（是一块平滑的巨型岩板，上面常年湿润），天气晴好时，在阳光的折射下，闪烁着强烈的光芒，正好对着前童村子，这就致使火气太旺，易发生火灾，人们就没安生日子过。于是，祖先为了辟邪，或者说为了破解这一“魔咒”，便采用敲铜锣方法。从“五行”学说中，有金生水，水克火的说法，铜锣属金，只要敲响它，就能调节阴阳，克制前山的石镜之火。所以，除了元宵行会大敲特敲铜锣外，平时也断不了锣声。

若从客观上分析，也实在是前童的村子太大了，不采用敲铜锣这一方式，就不能有效地激发人心，凝聚村民力量，也无法有效地把各种信息尽快地传递给所有村民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前童独特的铜锣文化。难怪在旧时，周遭的人们都说，不怕前童村大，不怕前童人多，就怕前童敲响铜锣。其意思就是，别看前童人平时很软弱，也似散沙，若一敲响铜锣，人心聚齐，力量倍增，不怕办不成什么事。这从一个侧面，反映了前童铜锣文化的内涵所在。

现在，前童整个村子的面积，已至少增至三平方公里，有三千多户，一万多人口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集镇了。再加上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保护，这元宵行会是愈搞愈火，愈来愈名声远播，那么，这传统的前童铜锣文化，也就会得以延续，这是无须质疑的。



渔归 (大宁安 摄)



桃源桥 吴宇鸿印

宁海掌故

要困冬至夜 要吃趁面床

●塔峰晓日

在宁海的许多地方有句谚语叫做：“要困冬至夜，要吃趁面床”。这是因为冬至的夜晚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夜，在这一夜睡觉，时间是最多的，所以在冬至夜，大家好好睡个够吧。

要吃趁面床：面床是宁海人在捣麻糍时用时的一块面板，这块板，宁海人叫面床。在宁海民间节日，比如清明、四月八、七月半、过年等，家家会捣麻

糍，以示过节。在捣麻糍时要把蒸熟捣匀的麻糍粉团弄薄，再做成麻糍，必须在板上滚薄。为了防止麻糍粉粘在板上，首先要板上撒上粉，有的是玉米粉，有的是松花粉，由于这块板比较大，又由于撒了粉，所以就叫面床了吧。当蒸熟的麻糍粉（叫麻糍花）端上面床时，大家就可以随便用手抓着吃，这个时候吃多吃少都没有人会来说你，

在以前货物不足的年代，这个麻糍花是最好的东西了。如果，麻糍花在面床上滚好，切成麻糍以后，再去拿麻糍吃就会遭到白眼，麻糍要入账了，吃了就不好了。所以在面床的时候，尽管吃好了，多吃点是没有问题的，也不用顾忌。所以宁海人有“要吃趁面床”的谚语。

宁海的古匾(上)

●滕延振

是他的榜名。出生于天台城关东门武木世家。清同治七年(1868)戊辰科武进士第一名，恩赐一甲武状元，授一等侍卫。后任广东南雄协镇。官至二品总兵之职，猝死任上。他身为武状元，文学底子却很雄厚，可称文武全才。又因他襟怀豁达，得上司和同僚的友待。结交的大臣学者中，多有新派思想人物，与蔡元培成了忘年之交。

且。乡试中式匾，宁海也发现多方。按清史所载，乡试中式的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，其意是地方选送给朝廷的第一名人才；第二名称为亚元；第三、四、五名称为经魁；第六名称为亚魁；其余的称为文魁，也就是文元。到目前为止，笔者未发现宁海的解元、亚元匾，只有乡试第三名之后的木匾。如：经魁，乾隆乙酉(1765)，一市镇。亚魁，清末，岔路镇东山村。文魁，岔路镇渡头村。文魁，监临浙江巡抚任为，恩正科壬寅补行庚子(1900)辛丑(1901)浙江乡试中式九十九名举人章棫立。城关石舌章村；同式的匾额在岔路东山、渡头村章姓也有悬挂。章棫(1861-1949)，名正耀，字立光，号一山，三门县海游人。著名学者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清光绪三十年登进士，殿试选授翰林院检讨。1949年2月17日，病逝于杭州勾山里，享年89岁。经考证章棫与宁海文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，据传，宁海老字号商店的招牌很大一部分出于他手，惜未发现。又，文魁，清庚子辛丑(1900)，岔路镇。文魁，布政使，按察使，漕务道为，恩科中式十二名副榜魏龙立。文元，乾隆恩科生奎立。此二匾在强蛟镇后周村。文元，钦命礼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加三级记录七次阮为，清嘉庆丙辰(1796)祠下裔孙王政立，道光三十二年(1843)大吕月，邑庠生男，耿光，学照、孙天锡，大学生作赏，大学生作宾，邑庠生作人，王鉴，大学生帮翊，邑庠生曾孙振纲重铸。深叫镇大里村；除此外，还有兄弟同为中式的，如兄弟文元，道光二十一年(1841)，深叫镇大里村；兄弟文元，道光二十一年(1841)，茶院乡道士桥村。选魁、选元是清朝对岁贡、恩贡的称呼，匾文的意思即是恭贺岁科或恩科选中的贡生。由朝廷颁发，彰显功名。如：选元，钦命浙江全省学政徐为，光绪丁酉(1897)科拔贡章棫立。岔路镇东山村。同式匾也悬挂在渡头村。拔贡，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。清制，初定六年一次，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，每府学二次，州、县学各一名，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，保送入京，作为拔贡。经过朝考合格，可以充任京官、知县或教职。这类匾在宁海发现的有：拔贡，西店镇紫溪村；拔贡，深叫镇岭徐村。乡进士，指乡试中式的人，明清称举人，是举人的别称。如：乡进士，乾隆二十八年(1763)，岁次癸未，县正堂杨为贡生炳立。深叫镇。

2、进士匾

殿试一、二、三甲通称进士。进士榜称甲榜，或称甲科。进士榜用黄纸书写，故叫黄甲，也称金榜，中进士称金榜题名，也称“登第”。在宁海，见有多处的进士匾，笔者当场记录的有：进士，始祖王石舌公由进士任黄岩县令，省刑簿敛，民物阜康，善政深得民心。唐末天佑二年(905)，朱全忠乱，弃官归游宁海，至长山之麓遂家焉。王氏裔孙敬立。中华民国二十四年(1935)瘦月吉旦。进士，王石青，中华民国二十四年。二匾都在强蛟镇上蒲村。王石青是唐代进士，也是王石舌等村王姓的始迁祖。他为何迁居于此，这二块民国重立匾上就附有一个重要的古代信息，那就是因朱全忠乱。朱全忠即朱温(852—912年)，五代十国后梁开国皇帝。归唐后赐名朱全忠，称帝后又改名朱晃，宋州砀山午沟里(今安徽碭山)人。开平元年(907)，唐唐哀帝，自行称帝，改名为朱晃，建都开封，国号为“大梁”，史称“后梁”，后人称为梁太祖。乾化二年(912)被第三子朱友圭刺杀，享年61岁，在位6年。宁海又有朝廷命官题赠的进士匾，如越溪乡信干山的进士，乙丑科会试中式一百三十四名，殿试二甲八十一名，同治四年(1865)桂月吉旦，裔孙省欽立。登科，嘉庆戊午年(1798)科，胡大成立。深叫镇民宅。进士，裔孙国杰立，强蛟镇后周村。登科，乾隆五十七年(1792)，桥头胡；登科，道光戊子科，裔孙殿光立，深叫夏樟村；进士，前童镇；登科，光绪十四年(1888)，茶院乡道士桥村。叔侄登科，大里村。会试中式匾，宁海也有发现。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，考中的称贡士，俗称出贡，别称明经，第一名称会元。如前童村明经宅明经，钦命浙江省全省学政戴为、童佩金立。道光壬午年(1822)桂月谷

1. 状元匾

在宁海的乡村见到几处状元匾，这些匾多直立，称为龙匾，边框图雕刻双龙戏珠，称游龙边抹，金箔贴字，俗称金字直匾。查宁海历史，真正出过状元的只有元代的王于赞，据东岙《王氏宗谱》记载，元武宗至大三年(1310)，东岙王应子长子王于赞得中状元，惜未及第。至今，东岙村西还有一座状元亭，其街亦称状元街，但至今却未发现他的状元匾。

而在宁海所能见到的状元匾，其得主有二个人，他们都不是宁海人。一个是章鋈，章鋈(1820-1875)，字舵芝，号采南。浙江省鄞县(宁波)人。清嘉庆二十五年生，光绪元年卒，享年五十六岁。咸丰二年(1852)壬子科状元及第。宁波历史上一共出过13个状元，章鋈是最后一个。根据记载，章鋈与宁海石舌章是同祖，原籍福建。查考《石舌章氏宗谱》，有一篇章鋈作的序，称“奉旨旋里祭祖于石舌之家庙，亲亲之意也。”

章鋈大魁天下时，才29岁，可谓是少年得志。可想见当年高中状元，是何等的春风得意，忘不了要给自己的宗亲身体分金匾，以示光宗耀祖。他奉旨亲自来自石舌拜祖，大开祠堂门，红烛高照，鞭炮山响，挂上状元金匾。不但是宁海石舌章，岔路东山村、渡头村章姓家族都泽被荣光，也挂上了状元及第匾。现存石舌章村的匾有：状元及第，咸丰壬子(1852)恩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章鋈。状元，咸丰壬子(1852)恩科殿试钦定第一甲第一名，十九世孙鋈敬立；同式的状元匾在岔路镇东山村、渡头村都有悬挂。

还有一个叫陈桂芬的武状元匾，在宁海的一市镇、岔路镇干坑、王爰岭头陈村、茶院乡南溪村、东岙村都有悬挂。状元，同治七年(1868)，岁次戊辰月，裔孙桂芬敬立。陈桂芬(1848—1882)，字汝贤，号子香，桂芬